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七十

宋 樓鑰 撰

題跋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序書賜官奴樂毅論余謂小字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邁此者乃出鍾繇

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為之醉字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蔵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隷上下數千載亹亹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判優劣豈為知者道耶

定武修禊序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心顧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

疾在腠理矣豈所謂不治將深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浯溪題詩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間時少游醉卧古藤下未久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今相去幾百年此帖灑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感歎

書仰孝子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于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

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為浙河東西冠嘉遯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第其深處巖谷不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鑰不肖顧與邦人訪之聞于州于部使者于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謂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真似尚可想見也神氣如此而恂恂如鄙人此所以為李將軍耶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興作山水尤深遠有意趣宦遊三載歸心蕩摇渡口喚舟殆屬夢境

跋韓幹馬

舊讀坡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互相映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無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槊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古人惟以許傅修期薦伯儒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賊何足言讀其詩頓挫清厲有壯士橫槊之氣倚馬而作露版有餘矣修期何人哉

跋徐子田蒳坡圖

徐君傲睨蒳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同彭澤令少日便賦歸而三徑已就荒松蒳僅有存者則夫火馳宦途碌碌忘返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益平昔之所慕者茲來佐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甓城牐門疏河建隆梁以為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康曾適為監征叩其家

世始得碑銘而讀之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陽之竒畫又皆可寳也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王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史稱其孝感然猶藉于水也香圓垂之空中而敷華結實可謂異事此理殆未易致詰輕下注脚卻成蹉過

跋王清叔畫卷

斷崖小枯木

醒菴古木大似梁鵠書有劒拔弩張之氣

全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瓌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也

横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烟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為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銜袖過余曰漫仕三年不逢已知圖家之球川得名勝詞翰盈巨軸以此西歸賢于薦書遠甚余頗愛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居勝絶乃爾君之歸似晚矣他日有客道南蘭陵掛舟金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容之乎

跋王少保行述 參政敏肅公父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

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于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晩不及見得此書于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以還世有隱德遂為名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湯湯淮流寧有既耶

跋丁端叔所藏鼎彜欵識

右商周以來鼎彜尊鬲等八十有六予游南蘭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于今者蓋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為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

者不知何以别其非商也盤誥詰曲聱牙商周皆然其他訓誥誓命之文初不相逺者商頌雖止五篇求其體製比之清廟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他有見于此耶古人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欵識之文茫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難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槀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

蓄為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盡言忠
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
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
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
以待時用讀公表藁及紙尾數語氣凜然如生折而不
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真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淩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别圃有

句云中原戎馬場故國虎狼窟言歸成點傷念之中心慄鑰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間一醒豈真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于心聞愛其子孫至今不忘明書記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來讀之益信二老相得之深傳播叢林又為裴相國與黄蘗禪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憲一本訛獻攷宋史趙挺之傳謚清憲與趙抃異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録以示鑰遂獲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鋭意于治親擢公為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舊收用無餘黨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于諸公中讒謗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尚有頼焉使左右皆辟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為之感涕

跋戴伯輿石屋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埳井之蛙擅一壑之水陸士龍逸民賦

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半山詩曰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葢用其語語則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與以妙思尋幽而無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豈不宏哉

跋劉杼山帖

先子嗜書如嗜芰平生富蔵名流翰墨而獨謂杼山先

生之書光前絶後尤祕寶之鑰自遭家艱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為護持焉謹帛其緶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灊山自撰墓誌

灊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掃盡翰墨餘習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尚何疑于死生之際哉

跋徐狀元奭祥符五年敕牒

歐陽公歸田録載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為第一嗚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于此非徒為偶儷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衆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璘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為誠齋之子也筆力駸駸真逼人

哉

跋秦淮海戒殺帖

秦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校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欲傳于人未暇也茲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太過不若遠庖厨之言為適中然則何取于此嘗感汝南周顒之言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吾可賒讀者宜動心焉

跋鄭屯田鍔蓬萊山詩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晚歸自道山來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微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草書詩

鑰在郡庠直舍時薛君文老以近隣相過出杜祁公草書雲詩嘗跋之云歐陽公答祁公惠詩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寳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詑當

時薛君所藏詩雖出于唐人而草聖則公真蹟也歐陽公二寳君得其一矣玆遂登之于石

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鑰備員敕局陳君舉任太學録官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為伯順求先銘于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于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沄得其藁茫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鑰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

纔識十二三餘皆奇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徧閲字書攷究幾月而後盡得之寺正于書無不讀耽玩鍾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間以小篆補其闕真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真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攷無差者併爲刋石以授伯順使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俯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于金舟如寺正之志

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于親仁鄉龍門山合其母陳氏云

書周禮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于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幾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其孫掎衣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勲本政書最為有志于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

丘甸寓兵于農凡出于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大體重固非歲月可為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為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刋既就錢文季文子拮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黄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于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為著明遂併刻之惟文子之説以做裝薄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

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

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于施用爲可憾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宣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米寳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真可寳也司馬公書必施于所尊其論出處大致凜然不可奪晏元獻屬其弟子人以為不可温顔兹非前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緘故多用圓印而書無摺痕禮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傳後今世專以録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銜全是吏牘體雖有詞翰之工欲襲藏之終覺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談載騎省嶧山之説近有敷原王季中彥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蹟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聿不盡用筆力令人以筆為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姿媚售一時後進競倣之古意頓盡但可

為知者道耳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楚先生廟圖畫古聖賢怪物而作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為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聞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圖皆想像為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為工晉卿固自名勝然方其以金猊游冶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

秋晚時事不有南州之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灑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橘樹蓼花洲掩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挂煙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悵望倚層樓紅日無言西下 右離亭燕

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録

先祖少師以是年登科為三等第十人建炎中金兵至四明諸父倉猝避難室廬遭燬故物一不遺章公擇申

公子也實為同年生其孫澥與綸同登隆興元年進士科家藏此書至紹熙改元始得傳録以篤年契以示後人是時當泰陵在諒闇貢闈既試而火時有狀元焦之謡已而果然甞聞之長老焦之文精而麗亞魁劉公之文渾然天成主文爭或不勝則曰魁恐終非遠器焦竟不及禄而劉遂為近臣是書大畧與今日相似而不同者九終牓無一宗子葢天族未有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既無廷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

集所供職纔二十五人卷首止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及參詳以下猶有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于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義四月二十九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敕放榜此皆事之變汪公澥職糾彈奏公䙴掌牋奏玆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于明隆興初

與余為同年生自爾益相好人物高勝筆力可畏非敢以友友也不幸齎志而殁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裒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貳卿為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為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絶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奇或誚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閒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穎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

着聞見多前輩事聽之使人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顧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心知為武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真定曰適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為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牓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相居小溪山中武子日從之游如裴迪之

在輞川兩仕都城司糴于外司帑于内皆甚劇泊然如在山林茍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若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井可觀惜乎不見用惟詩傳于江湖間爾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為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愛其金狨繫馬曉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葢惟四更為佳爾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祇留平楚

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凴案開卷終日凝然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饑寒或謂君不為歲晚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于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詣類此詩不必贅也其清麗粹潔上絫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遽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

自知之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閒廢憂患中與友壻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炯然自以為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事方擾故公尤以為憂忠肝義膽不徒因事而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鋭意攘夷晩乃信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公書惜

乎不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屑滿匣不可以為圭璋余則曰雖不可為圭璋要可寶也于此書亦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畫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短章措意曲折不窘邊幅大似老泉名二子說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為文

湖州耶

薄薄酒二篇

兩頭纎纎終不如月初生虛飄飄終不如花飛不到地

薄薄酒後作者寖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別出

機杼

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

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

圖詩以贈涵究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

字即此圖也與武氏所記多不同未知孰是又武氏謂

二百首而龍眠止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廉訪公以文受知檄皇屢將使指劉延康之守真定公

實佐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節以死公與其三

子寶學公以下護喪間關兵火中送之建陽未至而死

于道其為人可知鑰頃以假吏過趙石橋色深碧而累

甃堅緻中為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洞中多前良題刻不能詳記意公詩在其中也此軸多北刻無別本安氏尤當寶之

又張總得與其父子仲帖

總得翁才氣高邁其子紫微公文采名重一世議者猶謂不及其父所與安君子仲二帖稱歎如許欲得名章俊語為定山中故事求新詩以矜式此翁豈輕為許可者耶

跋撫州崇仁縣義約

𡠾哉義約之立也風俗之𡠾惡繫乎士大夫先正名公有以孤生薦于鄉歷求裹糧于親故終不滿千錢憤且慙挂錢于城門矢之曰我且顯當徙族以去已而果然非輕去父母之邦蓋病其里俗之不可變也崇仁固多士有因此約而成名他日得志必益思有以𡠾吾之俗凡濟人利物之事相與講求而興起之下至田里必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近者悅遠者慕

一變至道當于此乎取何止為目前寒士之利也耶

書魏丞相奉使事實

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對便殿遂授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方來歸時鑰適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醲賞殊渥迎勞境上

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使無異公亦退然
即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為右史又久之僅遷
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葢平時壽皇鋭意恢復中原紹祖
宗之大烈敵未退聽嘗詔公盡以禮物授督府為犒軍
費雖卒就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既登從班典銓續
綸封駁相繼上眷日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間以夕郎
攝大夫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數月參預為
真是冬遂登揆路宰相代天理物固非賞功之官公之

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事至此也制麻初放賀版如織有客歴叙奉使大節既而曰逮茲登用咸謂疇庸在宵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于太淺使蘇中郎亶典屬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為大臣豈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為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裕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来國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衛信録仍别録一本付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遂不全嗚呼櫶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于此書尚

有攻焉

攻媿集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七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謄録監生臣蕭　華

攻媿集卷七十一

宋 樓鑰 撰

題跋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英宗詔草

昭陵以英宗為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

思陵以壽皇為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

達曉然使天下後世知之前聖後聖其歸一揆大哉王言茲豈詞臣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冦巴東終于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懐素草書至不可辨雖天才豪逸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顯歐以蘇而尊薦士敝賢後人當知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賑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仰給于

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為之尚庶幾焉爾坡翁亦自言懲熙寧流殍之禍公私皇皇曉夜措置僅免狼狽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古制既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之積也

黄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鶯花亭詩其中一絶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嘗誦而悲之醉臥古藤誠可深惜宜人者宜于人竟亦

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

裕陵裁決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為檢正建請差官置局類而為書因委京編次廹事徽皇遂以為相業之本逢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又以大不恭論其實皆出于京也黨籍之設臣子所憤纖悉見于此藁尚可掩乎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寵任既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為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隕身覆宗誠自取之

敗國殄民中原丘墟豈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摹本舊有跋云姚仲常善畫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匹紙為作應真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知失真已遠而筆意尚卓然可觀衆像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瑠璃瓶貯藕花小龜緣舩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未有大蛇横行水簾中節節間斷而意象自全皆新意也恨不

得見真筆後又見摹本于蘇卿伯昌家則已題為龍眠矣大率事不深考又不謹于闕疑見唐人畫則指為道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輩見國朝畫則指為龍眠亦不知有喬君也今見此圖洎巖壑跋語為之醒然且知姚之為誤也是僧默誦何經而仙佛諸相縹緲自其口出鬼物俯聽于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也消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公與薛公期駕部帖

歐公有送公期得假歸絳詩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餳粥香最為人膾炙簡肅公絳人也公為之壻稱其清德直節家法嚴子弟多賢材公期豈其人耶

山谷草聖

草聖可習無如俗何以山谷之高勝晚乃得脫凡耳

唐子西與游氏帖

蜀士鄭太玉與先生游俱好世出世間法嘗曰文章習氣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先生戲答曰吾寧盡

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尚未晚也其用志如此先生嘗謂其子曰我胸中有見成論五百篇當以授汝未幾疾作遂殁紫微公以為終身之恨云

跋王順伯家藏帖

蘇子美錦雞詩

滄浪文采絶羣正似錦雞雖欲為木雞可乎悲哉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師魯自筠州與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葢平日之相與

者如此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處事精審非他人所及此帖尤可見兵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記師魯謂公置勝敗于度外者過矣

王荆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間好事佛說盡豈為此等語耶公之書自有來處非無意于工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為州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絶久矣嘗見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〇舊本自張子並以下六句間空七字今據三國吳志趙達傳末注文填補惟如此然後可作章草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右軍

真蹟決非近世所能為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一行書一篆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者寶晉行書妙絶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二短何耶

跋陳閬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令贊府陳棠則了齋之曾孫也出家

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問凡十二紙邑大夫江君相與刻石于縣庠名德翰墨前後照映整襟讀之凜如三君子相從于一時百世之下尚當興起矧聲迹尚未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叱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為僚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為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晝得艮齋誠齋諸公為之跋誠齋又

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于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嚮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跂墨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輙過之一日于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絶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為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緼蓄不見之外如此

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為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衮衮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偽楚書

段太尉奮然擊朱泚人徒知出于一時忠憤柳河東拳拳録其遺事以見非出于苟然者延康二書觀者無不

興起近讀其行狀在承平時遇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于搶攘中士大夫平日茍不務操履一旦臨大節能不奪乎

跋姚編禮 闕 敕牒

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彼惟不得卓然名儒而雜進異議故爾嘉祐治平間朝廷清明元老大臣欲修因革禮而于下位拔用姚蘇二人書成而人無異詞為官擇人要當如此而後可以服天下成事功矣

跋謝觀妙混元實録

道家者流出于老氏而支分派别去本寖踈道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于世者多以拜章役鬼煉氣爊金為能比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又遠矣觀妙本儒生學道于皇甫清虛葢知尊老子者博極書傳薈粹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實録且言凡十六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間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瑞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

青羊白衛之靈迹瓊臺玉局之奇祥此類尚多果皆實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

跋李武義翼行狀

天寶之變擁强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賈賁以一尉討賊張廵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與古人不免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盡節不以位卑爲辭也李侯官不過微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不制之敵矢死不屈凛然如生

三復遺事爲之流涕

跋朱巖壑鶴賦及送閭丘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巖壑詞俊富季申文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文俊皆爲執政大臣相與力引巖壑之名始以隱逸召用于朝而骫髒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感于斯耶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翺翔寥廓往而不返猶思以靈樂仙經求報主人愛君之意又見于此余生晩不及見猶識蘄州史君淳

誠篤實似古君子宜巖壑相與之厚也

書張待制字發行實後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間事歎曰李鄴以吾州降金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隤其家聲安能汚大府耶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畏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欽宗為之泣下特免其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竟握節

以死忠義之風凛凛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恥哉

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狀因記于後

跋袁起巖所藏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圖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木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牀而客在下座正是蕭翼耳吳公傅朋云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色老僧口張不嗋有遺元珠之態（元珠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雜帖三數通以行至

越衣黄衫極寛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方畢辭以求見銜袖之書乃是御府所齋野童自隨亦擕書帙比正晝其納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比僧為之絶倒良久何止口張不嗋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校退卒能

言其事考其所載者三戮郭晞之軍士撫焦令諶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綾之幣顧太尉忠節顯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為賢葢惜其逸墜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奮不顧死以得名者舊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謹書之其為佳傳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人罕知者矻矻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攄太宗平突厥
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葢以唐高祖蓄憤于北狄太宗
鋭意于東吏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啓告
此長慶中奏語也不知當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凝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山谷謂其
忍貧如鐵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所謂古君子即
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原為多其子壯輿亦奇

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為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録

鑰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丙科近歲傳得小録又因併録紹聖二年者大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録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為三等殆不可曉同年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如此不能詳考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人而蘇長公少公皆在焉此眞千佛名經也

跋揚州伯父賦歸六逸圖

淵明聯句　山谷西軒　真長望月

太白把酒　玉川啜茶　東坡題詠

嘗見古畫六逸圖孫登長嘯阮孚蠟屐淵明以巾漉酒韓伯休賣藥邊孝先晝眠畢卓甕下皆非同時特取其逸耳非若竹溪六逸之同游也滕子濟藏唐人出游圖亦六人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雲林子跋云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盼相語以為

得意忘象者揚州伯父所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賢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蓴鱸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為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見劉文叔終不肯為三公以歸季鷹淵明尤為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興寄高遠尚友四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志矣

跋了齋有門頌帖

鑰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二年八月上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真蹟及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為有門頌葢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録以資談

辯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為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于後而歸之二僧曰妙珣了怡云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令尹益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為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真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到第未知玉軸黃庭比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書而隱居與梁武帝啟自以黃庭為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為興寧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贊同稱右軍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于前璨題其後何止公慙卿耶

東坡救月圖贊

舊未見此圖直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猶傳之文與可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蛇曲盡妙趣葢自得之若曹不興誤墨成蠅子敬為烏駮牸牛高道興墜筆亦成畫彼皆工于畫者坡乃以游戲至此真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然豪逸邁往如此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飲酒正

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卞居讓攝泰州長史牒并宣徽院公文

余平時見士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因考其所自竊考此卷前曰敕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攝長史故為之詞其後列銜皆泰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

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給故知其為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為殿直或云淳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𦨒蘇易簡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别又以其與清

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乃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又出于兵火煨燼之中是可寳也

跋温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孝叔名述神宗初為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始參知政事述疏論權數不足任云云最為切直宋史本傳失載尚見東都事略）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于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為重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

為純忠懇至深識治本明主宜置座側以為觀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猶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桃花欲狀其夭冶專取古之美女以為況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其變梅固非桃可比體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醇持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

李所居歸然獨存太守衡陽王元簡命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薛君家再脫鬱攸之災鄉人敬之水火雖不同亦可名瑞室云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末吳越第三世弘佐之三年自同光改元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一年矣是時吳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丞銀茜之賜豈復有關于晉朝況此告不稱敕而稱制蓋吳越國承制而行者

也或者猶疑官制印文等全似中朝考之五代史吳越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冊海中諸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五代通録云自稱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有寶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年而後已平章事等官雖不可徧考亦有可言者中書

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已卒且不與吳越相干非此鄭遨也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知制誥元德昭後為吳越丞相及事弘佐與俶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危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即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之即德昭之孫

也蘇魏公為章簡公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徳昭
武肅王稱制用以為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國公銘
曰憲憲公祖遂相錢塘然則此為吳越之告無疑如給
事中曰聳右丞曰亥亮皆未詳若門下侍郎平章事曰
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為賔客元瓘以鎮海
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為平章事未可知
始武肅甞列賔佐將校名氏于紀功碑陰者五百餘人
而見于史者如沈崧沈瑫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

不可得而見姑叙其可見者以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于晉朝與仕于吳越不足為輕重要欲辨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舊信可尚也先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又蘇黄門帖

蘇少公謫居筠陽令有雜著一編別行于世吾鄉李光

祖一日攜其曾祖屯田所傳筠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間雍維瞻度支為守屯田字君績為倅與頻濵及一時士夫唱和甚衆余既假而録之光祖又攜此一帖及二剌字來考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為簽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坐而謫監稅居五年移知績溪縣此帖云已離洪州正赴績溪時也餘帖既歸蘇氏此尤當寶藏之舒中丞誌屯田公墓謂雖老翰墨篇章益遒瞻可喜然則宜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資政𢫬元帥府事迹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間有異同無從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藩邸帥府舊僚并前宰執各令記錄事迹撰為一書以進御取其實而不誣者降付史官討當時臣僚應為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葢妙選也大資政董公預焉是高廟深知公之必不誣也僖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工拙紀事之虛實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為大

元帥行軍録遇盜亡失既無復見今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實以事繫日炳炳如丹扆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劄之可考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烈之小史徐偉之忠謀録及痛定録等皆公以為可信者併裒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不誣者真可備史氏之採擇以信後世豈特為董氏之家寶也

跋魏忠壯侯勝行實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弔忠壯魏侯戰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吒久之又嘗從老校退卒問知守海州事甚衆猶記一二侯有鍮石具裝明光甲冑日射如黄金出入行陣敵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觀戰備駿馬城上望見我師少卻怒甚推去雉堞飛騎而下徑入陣中敵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既捷忽回騎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于此或擊吾背也已而敵果襲南門以數矢卻之三軍敬服後得參政錢觀

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敵出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勁弓射之矢盡而船出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為敵衆所乘矢下如雨勢不可支棄船登岸敵已渡者衆被圍甚急冒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于大軍而救不至侯膽勇善鬬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士氣已竭進退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喪氣矣觀文時為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實嗚呼使當時擁强兵坐而觀者稍出數十百騎為之聲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實為之

三喟子孫多壯士尚其勉旃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于相國寺買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記誦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羣書益出學力觀此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追及前輩可乎

跋華氏中藏經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于獄使

之尚存若刳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論脉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脉亦急性緩者脉亦緩長人脉長短人脉短究其說未暇也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刋中藏經讀之其說具在益貳卿姜公誂為使者時所刋凡三十餘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于盡信然其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脉察色以決死生雖不敢以為真是元化之書若行于世使醫者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

惜乎差舛難據遂攜至姚江以叩從老從老笑曰此吾家所祕不謂版行已久因出其書見假取而校之乃知閩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數十百字前有目録後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二閩本亦間有佳處可以證陸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者兩存焉始得為善本老不能繕冩俾從子溉手録之蘄春王使君成甫聞之欣然欲于治所大書鋟木以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溉所録面授而記其始末于左藥方凡六十道亦有今世

所用者其間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佗傳稱處齊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為是否好事者能以閣本校之始知此本之為可傳也

攻媿集卷七十一

攻媿集卷七十二

宋 樓鑰 撰

題跋

跋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為總要一書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尚勤乙覽是書摭華芟冗因門分

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古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顔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夜江横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揺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

稱其意氣余以為字畫尤有劍拔弩張之態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為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薌林刻于學宫疑與先人所藏畫本不侔聞大資政趙公帥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為八軸借而校之丹青煥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處羲八卦上下各有字

位置亦不倫夔之球為鍾無傅說像孔子弟子中多徒父叔魚原亢又一人闕名石刻中有梁鱣字叔魚而形貌不類卻無顔路公孫龍冉季公祖兹漆雕從狄邑公良孺奚蒧叔仲會容蒧顔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守李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司馬相如匡衡蕭德仁戴聖王吉嚴君平揚雄劉向服虔陳實鍾繇諸葛亮崔桓平福王濬杜預張華杜鐵豆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張良叔孫通陸賈陳寛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鄧

禹桓榮班固張湛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孫弘兒寬丹青愈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既在張收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光武列于諸臣之間次序亦多不可攷蕭德仁崔桓平福名不甚顯豆盧複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槩以俟攷證

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

余家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證其事兹閱張次功所編蜀

檮杌載此尤詳因具書于後

廣政十七年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周師至仇池攻秦州韓繼勳鳳翔王萬迪請益師昶遣雄武監軍使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驛而還成都震恐昶怒斬于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彥儔呂彥珂總衆以禦周師九月戰于唐倉監軍王巒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閏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韓保正棄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環監軍趙崇溥二

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二十一年荆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昶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鑰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硯書問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與舒董諸家皆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肅然起敬陳后山謂麗

丞相墓有云少日拊頭期類我暮年垂淚向西風陳簡齋跋存誠子帖有云客來空認袁公額淚盡懸無楊惲書三復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黄師是坡之姻家時為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兖州望為之地師是曰昨方有兖州樓教授見過其人必長者遂以為屬教授鑰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兖與之定交後宰登

封一日閽人告曰有僧擕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遏少師笑曰必參寥也已而果然館轂縣齋甞同登嵩嶽之頂游從倡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諸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兖州一段舊得于師是從子叔愚子魯云珣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真可寳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别詩云雲水黄樓赤壁間勝遊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耶少師遺文碎于

兵燹僅存二十四峯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聲雷碾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玆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鵶字三絶漪漣齋一首皆不見于集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為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為絶唱也澤卿一一細和間有不能辨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絶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異日求遺

草猶喜曽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吴紫溪游絲書

錢塘何傳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黄給事仲秉鈞甞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蠶一縷來不斷萬鈞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政漢濵先生王公贍叔之詩為工伯父揚州甞得二紙于吴公從子深求書王公之詩于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顧公輔器也止于鄂州世所共惜劉子澄

清之為倅亟以其詩文為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尤為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為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吏商贈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歸趙仲堅佳公子也既尉新城以此卷來求余言老矣幾與世相忘素

不長于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告子惟仲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顯于朝精明強敏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虞時忍貧如鐵石已為屮刺猶執卷田間躬視僕夫糞田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廉謹詳練師祖若父尚何他求為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繫以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尚書武仲詩軸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誌知公孤立于宣和

中獨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觸忤權貴屢蹈禍機詰王黼拒梁師成極論童貫蔡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敵伏節不屈建炎元二間爲刑部吏部尚書高宗欲柄用之而不及剛毅之氣可畏而仰茲讀公詩詞翰俱高尤使人起敬公諱見詩注憲之其字也建之浦城人嘗爲貫所誣謫黄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歎卷中多黄州詩意其正在謫居中葢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

至是尤可信矣

跋虢國夫人曉妝圖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汙顔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陵語後乃得于張祜集中葢集靈臺第二篇也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虢國夜游圖甚佳而未之見或謂此曉妝圖也豈正畫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峩詩卷

文殊示現于五臺普賢示現于大峩光景殊勝大畧相似舊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詳亦有詩紀所見今石湖先生大峩數篇尤為竒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塔上五色光現有詩云四入臺山禮吉祥五雲深處看熒煌而今不打這鼓笛為報禪師莫放光尤為禪林稱誦使石湖再登大峩必須别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真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真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身也如蔡魯公之東明呂東平之善守尤爲著驗此卷脫去白字遂爲桑公大夫登第之祥可謂神矣然使吾得爲二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何用管人間如許閒事

跋姜氏上梁文藳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顯舅氏適齋尚書汪公跋語甚詳七夕書此卷閱兩旬而下世殆絕筆也鑰以外門之故向來親見上梁文屬藳之初宣

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丞相頗以為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興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為唯諾之唯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廝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本音悶俗音門

猶言輩也獨泰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

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懣蓋呼

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

之然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

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為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

偉者殆誤矣因附見之

跋傅夢良所藏山谷書漁父詩

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詩既刊諸石此雖僅得三之一殘圭斷璧要自可寶谷嘗有古漁父詩云四海租庸人草草太平長在碧波中殆此意耶

又孫鴻慶作傅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誌人之墓固未免于稱美兹為和州之誌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屠黄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又曰文章閎麗可當大典冊詩語

精深可列于歌頌以薦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語也夢良為余鄉邑三年且去矣膴仕當未艾若御民一以寛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蘄廉直有父風所莅皆有迹又不減繁昌之政能世其家者也

和州諱諒友

繁昌諱鞏

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

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玉云于頔你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云祇

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有省于在襄陽傲上虐下號爲襄樣節度猶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道高僧游者正以富貴隆盛諛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錐痛劄如許太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爲方外交此詩帖皆其蹟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針鋒相湊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耶

跋褚河南隂符經

隂符經說者甚衆以文義不貫頗費齊合葢嘗疑之唐

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分為三章又有六註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出于驪山老母亦間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纔一見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贊又道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

題其後云觀注者粗得一二而贊者畧無彷彿信其奥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比歲于都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真蹟注本始知上古真仙各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此句似有脫而彼不言為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不聯誤字屬者將由羣仙之集而為之耶抑髙真奮猝而成此經耶初有道流擕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幾羽化于觀中遂為三茅寶藏摹得其本以歸兹因徐粹中醇一為慈谿

至道宮建藏手寫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書貞觀六年奉敕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㫖寫一百廿卷及此葢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惟此真蹟尤為合作字至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于顯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書此時計四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跂及亦安得此目力耶然三本詳畧亦自不同草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為善仍命長子瀆細書臨摹于後尚存舊本

之萬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惟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舊矣乾道五年先工部守括蒼侍旁見石門洞文躍躍然欲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永嘉奉雙親東下登覽勝處爲題詩壁間淳熙末自温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巖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愚叟訪余于寂寞之濵自言嘗住此觀裒古今

詩文為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過如蹈夢境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為之次韻老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為書于後而歸之愚叟好棊與琴詩有佳語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閱畫久之清臣曰嘗見濮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曰頃丞金壇得于蘇氏云歐陽公以此議獻之神宗而

出鎮道遇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藳授之遂為蘇氏
家寶余歸而閱近歲廬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在
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録本多誤亦間有勝于
版行者因併為手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之神宗時
罷政而出為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以年譜
攷之實治平四年正月盖神宗即位三月公得亳社故
序稱先帝議稱英宗其第四卷劉子注云是歲十月撰
不曽進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

求去不允十月戊而不及進者英宗時已服藥故併進之神宗也其為後或問二篇及漢魏五君論晉問未知所著年月公薨于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六此書進于治平丁未年六十一矣因併見之

跋桐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

未能對遂推案持梃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禄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為過觀此家問可信不誣亦是亳社時事可畏而仰哉象君令君猶能守家法邑事整辦庠序一新又刊此卷寘之學宫真桐木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虚

余少時嘗得儀真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光光祿官奏邸檢詳新安張公為僚同寓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為慈溪令時有張氏德深漢遂于易元○元謂揚雄所作者宋時避廟諱改書令仍之後同蓋未識潛虛也嘗示之一見即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辨虛一篇洞曉其說因畧為余言之自此始知虛之大概獨未見所謂辨虛者相去幾四十年與新澧陽郡博士張子宓虔語及此書子宓曰德

深從叔祖也始得見之凡十餘篇兼綜易元二書易曰卦元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變二體四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異而實同又辨氣體性名行命與著虛之得此幾無餘藴德深之學真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為縣令時所為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傳温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淳夫遂傳于蜀後以問蜀士曰非也觀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所補

託為此言耳觀物先象數之學著述衍翼元元包總義

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變等七書近百卷世

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為卷十六潛虛之書章分句析

尤為詳盡比辨虛不啻數倍果如蜀士之言非此人亦

不能補此書然觀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辨之此其所

以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為温公之筆學潛虛為心學

方疑總序中不見此說茲又得發微論攷之則衍總序

而為總論遂及筆學心學之說直以為出于己而沒德

深之作自元以準易虛以擬元論而下有九篇八篇皆德深之舊止有變論一篇論律呂者在此書之外猶恐是其本文而此所傳者或闕焉又不載五宫天軌歲紀三圖德深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内斟酌造化其斗之任乎令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内在天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失其旨矣土分王于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為察院時以發微授司馬侍郎季思伋其凡漢章倬

為湖廣總領遂以版行實乾道二年也淳熙十一年檢詳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鑰非欲與檢詳辨誠不敢没德深之實而惜其不少見于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亨時濟得薦送而歸其父題于門曰三四郎令年免耘田專掌送茶其樸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也

劉允叔夢紫瓜而作舍萌題其後

退之送窮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若允叔之舍

蓢則真驅之雖未能絶紫爪之生畏君之詞自爾當不復敢入吾夢矣然此種一名不落彼夢滿甑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似不必力驅之也為書其後以壯昆季西上之氣

跋朱叔止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趙氏金石録目録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浩題經天寶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録云經首有楞伽阿跋陀羅

寶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則呂問姚子彥等寫也在嵩山經藏院故止所藏雖不見所書之經而季海所題爲可寶又足以效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大字不知其小楷精到如此令世以海字本爲第一殘闕已多此卷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具全尤

為可珍詳視印章蓋巖壑老人故物也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横二尺筆力精勁五采煥發妙絕一世龍眠真筆也此為横軸大畧相似時有不同元中之記云童子蹲而汲水者一人而有二書猿一麞一而猿亦有二麞則鹿也元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别為一圖作記余所藏童子汲水及猿皆一而麞亦鹿也龍眠為此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横意必有數本

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為長鬣捕蛇翁亦欠朴惷之狀必有能辨之者

跋李孟達含章六世祖少卿詩卷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于楷隷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為人爭取富池靈神猶知護惜子孫尤宜寶之也

跋吴僧若逵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謌為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維摩經手澤蓋為老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體亦相類以所攜石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來後不知曽得之否若逵二經元祐諸名公為之跋而増重觀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他日不能復合耶

攻媿集卷七十二